

一部武功秘籍，一个宗派遗孤。
一段师徒相授，一脉继继深情。
绝境的情，极致的爱；深陷的仇，本性的欲——

忆风舞， 情一诺

猫音
YIENGWU
QINGYINLU
著

上册

非著名女作家猫音
蛰伏黑马之作

忆如风，惜相若。十年懵懂情一诺……



忆风舞， 情一诺

猫音 著
YI FENG WU
QING YIN LUO

上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忆风舞, 情一诺 / 猫音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552-6642-6

I. ①忆… II. ①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2602号

书 名 忆风舞, 情一诺
著 者 猫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戚兆磊 伊艳蝶 袁 贞
装帧设计 苏 涛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6
字 数 46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52-6642-6
定 价 99.80元 (全二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古代言情

忆风舞

目录 【上】

第一章	弹指韶光过	1
第二章	人似当时否	15
第三章	相似画中人	27
第四章	一眼相思意	40
第五章	奢望终成梦	54
第六章	似是现转机	70
第七章	声声忆当初	84
第八章	心字已成灰	99
第九章	执手醉梦中	115
第十章	初现离别意	129
第十一章	百年的渊源	142
第十二章	再遇圣忆风	156
第十三章	此情何人知	168
第十四章	身份显端倪	182
第十五章	双涵亦寒霜	196
第十六章	暗箭最难防	209
第十七章	爱恨谁手葬	239
第十八章	真假已难辨	252
第十九章	重遇成陌路	264
第二十章	凌乱不成曲	279

情一诺

忆风舞

目录 〔下〕

第二十一章	温柔的陷阱	293
第二十二章	盼有相见日	307
第二十三章	茫茫何所望	321
第二十四章	终是心难舍	336
第二十五章	红尘似眉弯	353
第二十六章	明月现劲敌	367
第二十七章	一抹梨花白	381
第二十八章	难见攻心计	395
第二十九章	恩怨如玉碎	409
第三十章	一出真假戏	422
第三十一章	假戏越发真	436
第三十二章	无意伤人语	450
第三十三章	聪明反被误	463
第三十四章	千回百转阵	477
第三十五章	断情崖变故	490
第三十六章	涅槃后重生	503
第三十七章	红颜半面妆	517
第三十八章	一计还一计	531
第三十九章	绝姒嫁太子	544
第四十章	执手情一诺	558

情一诺

第一章 弹指韶光过

龙月国，蜀地。

蜀地是从龙月国的北方前往都城离都的必经之处，此城与离都相去不过百余里，气候却与离都有着天壤之别。离都多山，高峻秀美，四季如春；蜀地却是一年之中有三个季节白雪皑皑，放眼之处，树木屋檐多悬有剔透冰凌，倒也是不同于离都的另一番美景。

大雪纷飞中，一辆马车缓慢地朝蜀地驶去。

“师父，快进城了。”车内飘出的声音，糯软中带着刚睡醒的惺忪。

而后有人掀开厚重的车窗卷帘朝外面瞧了眼，咝地倒吸一口气，“哎呀，外面好冷。”

相对车外的风雪交加，车内暖气烘烘，袅袅地萦绕着檀香的清淡气味。身穿火红长裙、十七八岁模样的姑娘趴在车窗上，透过卷帘的缝隙瞧着车外雪景，不时回过头冲车内另一人咧嘴笑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眼神中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灵逸之气，乌黑的眼珠子转起来极是可爱。

车内那人阖眸倚在软榻上，一袭雪白的长袍与女孩火红的衣裙形成鲜明对比，如墨发丝一直蔓延到榻上，单手撑着额头，整个人都散发出流光水月般的清雅。

闻声，那人缓缓睁眼看着女孩笑咪咪的侧脸，修眉凤目，黑如点漆的眸子，清润如水的目光透露着睿智与从容，细长的眼角又给整个人平添了独有的勾魂味道。

“唉，还是好慢！”女孩泄气地端坐回位置，不满地嘟着嘴巴，“这才到蜀地，几时才能到离都？”

“莫闹，很快你就能见到无影。”那人启唇，碎玉一般的声音。

女孩突然一顿，若有所思地瞧着自己的师父，“谁说我是想见无影大哥？只是这长路漫漫，实在是熬不住了。”

那人却不看她，又阖起眸子。

女孩咬唇，有些气闷，正待再说些什么，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守着城门的侍卫敲着车窗前来检查，“城内正在抓捕人犯，需要查车。”

女孩探出头去瞧了瞧，只见白雪皑皑中很多士兵徘徊在城门口，神色严肃。哪个城不发生点小案大案的，也不见这样兴师动众。什么案子这么严重？

车夫从怀里取出一个令牌，侍卫递给身后看上去有些官位的人，那人见牌脸色顿变，恭恭敬敬地命侍卫让开道，放行。

“张大人，那人是……”

“传说中的三公子。”神一般的人物。

进城不多时，马车停在一座并不大的客栈前。

女孩欢呼着就要下车，低头却见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握在自己手腕上，棱角分明，异常清美，“师父？”

“披上再出去。”

女孩儿瞧着手中雪白的裘袍，美滋滋地吐了吐舌，寮寮间男子已下车。

她裹好裘袍急忙追上去，瞧着男子修长的背影，衣袂飘飘，说不出的风流恣肆。

雪白的袍摆随着他的步伐从石阶上拂过，不染一片雪花，腰间蓝色流苏直直垂下，冷风拂过，似流水般摇曳流动，在空中划过细小的波荡，镂空玲珑内滚珠撞击玉璧，清脆作响，划破客栈内陡然而至的寂静。

即使裘袍的帽檐遮住了他的容貌，但是整个人散发出的气场，已久久震住了客栈内的所有人。白衣黑发，步履沉稳而优雅，冷风徐来，拂起他宽大的衣袖，带着一分闲适，两分清雅，还有那七分几乎融入风中的缥缈。

待那白色的身影消失在二层雅间，客栈的人们才发现那人身后还有一道火红的娇小身影咋呼着跟了进去。

雅间内等候已久的男子闻声急忙转身，见到来人以及那身后跟着的小尾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舒了口气，“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小尾巴蹦蹦跣跣地跑进来，脸上闪过一抹惊喜，“无影大哥，你怎么来蜀地了？！不是该在离都等着我们吗？！”

无影笑着拍拍她的脑袋，脸上不无宠溺，“一年不见，我们舞儿又长大了，哎哟，越来越美了嘛！”

哪个姑娘不爱人夸，这句话对于绝舞来说那是相当受用，她急忙狗腿子般凑上去，“嘿嘿，无影大哥也越来越风度翩翩了嘛。怎么样，有没有给我找个嫂子呀？”

无影尴尬地咳了声，对进屋后就沉默的人抱怨道：“圣音，你师门不严啊，怎么教育出这么没大没小的徒弟来！”

圣音取下裘袍落座，闻言轻勾唇角，语调温凉，“还不是你惯的！”

绝舞滴溜溜的眼睛瞅了瞅圣音，心想这话倒不假。师父和尘无影情同手足，按理说，论辈分她在尘无影面前也是要讲尊卑的，但尘无影太好相处，导致她从小就将他当作亲哥哥般，两人相处反倒没有那么多约束，不像她跟师父之间……

思及此，她心尖儿颤了颤，急忙打住漫天思绪，喝水压了压翻腾而上的情绪。

在她神游之际，圣音和尘无影早已进入正题，待她回神，只听到尘无影说起蜀地近日的一起命案，似乎是与江湖上近段时间流传的谣言有些关系。

江湖人关心的事情无非两样：一是门派之争，二是武林秘籍。

十年前的江湖，迦隐、梨楼、焰门，三大门派各占据一方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传说，这三派是龙月国当时的国主为了平衡各派势力安插在江湖中的“三足”，互不干扰也不来往。可自从十年前焰门突然毁于一场大火之后，这样的局面就彻底瓦解了。焰门消失后，不知迦隐使了什么手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梨楼也逐渐淡出江湖，传说，迦隐也完全脱离了朝廷的掌控。

江湖人只知迦隐是个神秘的杀手组织，其下设有梅、兰、竹、菊四大阁，四位阁主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却从未有人接触过传说中的迦隐掌门人，也就是如今的迦隐少主圣忆风。江湖传言，圣忆风行事诡谲，性情阴晴不定，单是脸上那张银色面具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只是还不曾有人见过他的真正面目。

既然梨楼和焰门早已不复存在，那么引起众人注意的自然是武林秘籍。

曾经江湖上有两本盛传的武林秘籍，一本是迦隐的《玉骨玲珑》，另一本是焰门的《凤凰舞》。只是，《凤凰舞》已随十年前焰门大火灰飞烟灭，而《玉骨玲珑》则是三十年前就传说早已经丢失的秘籍。

最近，不知从哪里来的风声，两本秘籍重现江湖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历来发生的事情，即便有流言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况且这样的消息对于众多想成为武林第一的江湖人来说是莫大的好事。无论真实与否，恐怕所有人都想追其下落一探究竟，防止秘籍落入他人手中。

绝舞撑着脑袋趴在桌上，实在不明白这与他们在此会合有什么关系。虽然她的师父是江湖中人人敬仰的三公子，可这不代表任何事情都需要她师父去处理啊。而且，师父也从来就不关心什么秘籍和武林第一。

“为什么不能在离都见面？”

尘无影扫了眼若有所思的圣音，对绝舞道：“我若不来此处，就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了。”

绝舞瞪圆了眸子，“你是说，会有人阻拦我们离开蜀地？”

尘无影沉默一瞬，正待说些什么，圣音温暖的声音适时飘了过来，“不要听他瞎说，他只是不想闷在离都，故意找个借口而已。”

绝舞撇撇嘴，略有鄙视地瞅着尘无影，一副我就知道是这样的表情。

尘无影吃了个哑巴亏，心道自己虽然的确如外界说的那样有点不务正业，但好歹也是武林第一庄尘家庄的庄主，哪有这丫头想的那样没有责任感和游手好闲？

碍于圣音双眸里的警告，尘无影只得闭嘴轻哼了声。

其实绝舞好奇的不是什么秘籍，这些都与她无关，她好奇的是，本该在云游山水的他们，为何会因一纸飞鸽传书就千里迢迢前往离都并即将留在蜀地。

她有满肚子的疑问，可一路上只要提及这个问题就会被师父搪塞过去，想到这里，她颇有些怨念地瞅了瞅圣音。

圣音垂眸不知在想着什么，如玉的指尖轻抚着骨瓷杯沿，煞是好看。

绝舞瞧他纤长如扇的睫毛下浅浅的阴影，想起这些时日在路上奔波，因为自己的多管闲事给师父添了不少麻烦，不禁有些心疼。而她又因认床的原因在车上睡得极不安稳，好多次夜里都能感觉到有人在为她掖被子，想来，师父并没有休息好。

许是感受到绝舞的视线，圣音抬眸，眼底温柔一闪而过，“丫头一路也累了，先去休息。”

他的声音清淡，却低低柔柔，像是轻羽扫过她的心尖儿，她忍不住地轻颤。

她急忙收回视线，抚过脸颊边的发丝以掩饰自己的失态，喝了口水站起来，“嗯，师父晚安，无影大哥晚安！”话还没说完，人已消失在屋内。

“这丫头怎么了？突然就变脸了啊。”无影莫名其妙地瞅了瞅圣音，忽然轻叹道：“唉，老了老了，越来越不知道现在的孩子都想些什么。算起来，她跟着你也有十年了吧？”

圣音薄唇拂过一抹淡笑，“嗯，时间过得很快。”初见她时，她还是个六岁的小丫头，他那时也不过十七岁。

他们相遇的那夜，正是焰门的毁灭日。

那夜很静很静，死寂萦绕着整片大陆，焰门方圆一里之外都能听得到木头噼里啪啦燃烧的声音，满城尽是人难以忍受的窒息和血腥。

他找到她时，她正蜷缩着身子躲在焰门后山的大石缝里，见到面前的他，满脸的惊慌与无措，牙齿狠狠地咬着嘴唇不住颤抖，似要将所有的痛苦都咽到肚子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得不肯流出一滴。从未有过的怜惜就那样缓慢漾过心头，他轻轻地将她抱在怀里，看着她因隐忍而涨得通红的鼻尖，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抚了许久，她才伸出小手紧紧抓住他的衣袖，直到入梦都没有再松开。

她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醒来之后却什么都记不起来。

他想过要医治她，但每每听到她咯咯的笑声都会觉得，其实忘记一切何尝不是一件好事？焰门已是过去，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许才是她最好的选择。

无影轻叹，也在想着同样的事情。绝舞这么多年都没记起什么，看来不会再想起

来了。其实他也认为这样对于她是最好的选择。

“你支开舞儿，是有话要说？”

圣音抬起眸子，神色清淡，“吟依什么时候回蜀地？”

“瞧你急的，大概明早就到！”无影咧嘴一笑，不无暧昧，“我说你怎么支开那丫头呢，不会是在徒弟面前不好意思吧？”

圣音眉头微微一蹙，“不要在她面前乱说。”

绝舞抬头看着非常大气的牌匾——明月山庄，一时之间有点缓不过神儿。如果她没记错，刚一路过来，没少见到路边的明月绸庄，绸庄里的人络绎不绝，生意似乎非常好的样子。他们现在是要拜访那个绸庄的主人？

绝舞指了指大开的府门，“我们去这里找人？”

无影挑着眉梢，喜气洋洋地朝她眨眼，“当然是找人，而且是找个熟人！”说罢，无影俯身在绝舞耳边轻轻道：“告诉你个秘密，其实这个明月山庄真正的主人是你师父。”

绝舞瞪圆了眸子，待尘无影和圣音走远，才反应过来直追上去。

蜀地第一绸庄的名号不是白来的，这蜀地第一山庄的名号当然也不是空的。虽是大雪纷飞的季节，但从整座院落的构造和设计不难看出，若是春季到来，这里必是小桥流水、万花争艳的景象。

或许是整个府邸的气氛，或许是圣音自进府之后就一直沉默，也或许是无影似有若无的暗示，自从坐进大厅里，绝舞的心就没有安安静静地落下来过。

虽没有主人的迎接，但府里的下人们似乎都认识圣音，尤其与无影很熟悉的样子，婢女们侍奉茶水点心上来的時候，无影还会开几句玩笑，逗得侍女们捂嘴偷笑。

绝舞眼珠子骨碌碌转了转，想起方才进门时无影说是找熟人，这样想来也就不奇怪了。只是，这整座院落的景致和所散发出的气息，无不彰显着主人的韵味和雅致，这更像是女子的宅院，而非男子。

屋内桌上的熏香从香炉中袅袅升起，在空中旋成一朵朵的花儿，窗外的风呼呼吹进，将烟雾吹散开来，萦绕在厅内。

绝舞正坐立不安，屋外传来侍女们低低的传应声，很快有人走进来，笑眯眯道：“三公子，我家姑娘回来了。”

几乎是瞬间，绝舞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后觉反应太过突兀，瞅了眼圣音又坐回去。

那侍女刚说的是“三公子”而非“尘公子”，那说明……她们是在给师父传话，找那位姑娘的是师父而非无影大哥……还来不及想下去，一道倩影已然跃入视线。

她一直跟着师父，因此也不常见到什么女子。但即便没见过多少，看到眼前的

人，也只觉人间绝色便是如此。

那姑娘脱去外面繁厚的裘袍，婀娜的身段呈现，绛紫色的长裙，腰系玄蓝色的流苏玉带，如墨般的长发松松地绾成一个髻，一支碧绿的玉簪穿过发丝牢牢固定，两鬓恍若垂下几缕青丝悠悠地拂在颊边，面若梅花，眉如黛，清澈的星目正紧紧地凝望着圣音，碧波盈盈，满目相思。

“师兄。”

这一句轻喃带着几分颤抖飘进绝舞的耳朵，更像是一记警钟，她不自知地收紧了拳头朝圣音望去。

圣音流光水月般的面孔上依旧是浅淡的笑，只是眼眸中浮起的温暖让绝舞的心着实堵了一把。强烈的占有欲驱使她想要站在圣音身边宣告主权，可脚还未移动，一阵清香拂过，那姑娘已扑进圣音怀里。

她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瞧着圣音怀里的女子，心想这世上竟还有比她更“不拘小节”的人。那女子并未太过失仪，只一瞬间便从圣音怀里起身，略显尴尬地抚了抚额角，“对不起，我只是……太……”

圣音愣了一瞬后勾起唇角，拍拍那女子的肩头，有些安抚的意味，“这两年还好吗？”

那女子眼眶微红，点头轻应了声。这绸庄因为有两个得力助手帮忙，经营得很不错。而她，除了太过于思念他，其他一切都好。

无影见那女子几乎快要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轻咳一声，“喂，要叙相思一会儿你们私下慢慢叙！这还有两个大活人站在这里，你们是要忽略我们到多久啊？”

女子脸上掠过一抹窘态，轻嗤，“就你不正经！”

无影抓过身后的绝舞推到两人面前，装模作样地咳嗽两声，“这就是圣音一直宝贝的徒弟。来，认识认识，反正以后嘛，定是常见面的。”

绝舞将无影的手从肩头拨开，乌黑的眼睛笑咪咪地瞅着吟依，“吟依姐姐好，我是绝舞。”无影大哥说这座山庄的真正主人是师父，而这位吟依姐姐又像主人一样住在这里，难道说，这座明月山庄是师父为吟依买的吗？

三人俱是一怔。

无影和圣音对看一眼。绝舞知道吟依的名字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昨夜她并未离开，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吟依只当圣音曾在徒弟面前提及过自己，满是忐忑的心霎时布满温暖，笑望着绝舞，“你好啊，小丫头。”或许，圣音并非如她想的那般对她无情。

绝舞咯咯一笑，凑到圣音身边圈住他的胳膊，吐了吐舌头，“只有师父叫我丫头，吟依姐姐还是像无影大哥一样叫我舞儿好了。”

吟依只当她是孩子心性，笑着应了声，却不知，在绝舞的心里，“丫头”这个称

呼是圣音的独有权利。

圣音垂眸望着绝舞唇角的笑，微微出神，顿了一瞬，不着痕迹地将胳膊从她怀中抽出，顺手拍拍她的脑袋，眼底有着不自觉的宠溺。

“吟依，先让人带这丫头下去休息吧。”

吟依扬手招来侍女，却见绝舞皱着眉头满脸的不情愿，“我不累，不想去休息。”

无影盯着绝舞，想示意她不要打扰两人，绝舞不领情，扁了扁嘴，可怜巴巴地瞅着圣音，“师——父——我真的不想去休息，我不累。”师父摆明了支开她，她才不要走！

圣音平日清澈的双眸，此刻幽黑似深潭，定定地望着她没有开口。

她心里有些打鼓，若是往日她这样撒娇，师父定是百依百顺的，可是今天……

她抿着唇，眼里的水汽在圣音的沉默中愈积愈深，最后化为浓浓的幽怨之色，垂下眸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蓦地转身跑开。

“喂、喂——这家伙！”无影朝吟依歉意地笑了笑，又瞪着圣音道：“你瞅瞅你把徒弟惯成什么样了。行了啊，你们聊，我去瞧瞧那家伙。”

许是女人天生的直觉作祟，方才绝舞眼底的幽怨深深印在了吟依心上。她也是女人，所以太明白那绝对不是一个徒弟看着师父的眼神。

突然撞进脑海的想法令吟依蓦然一震，这怎么可能？！她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望向圣音，却见圣音温和的眉目间悬着一缕愁思，身上原本就淡雅的檀香更加浓郁地在屋内弥散开来，熏染着整个屋子，有种令人目眩的迷离。

她是他的师妹，脱离师门经营绸庄生意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门派，所以她太清楚他的情绪起伏。他由于所习武功，身体会自然散发出清淡的香味，只有情绪有所波动的时候身上的香味才会越发浓郁。

莫非，师兄也知道绝舞……可师兄这样的人，怎会允许这样荒谬和违背伦常的事情发生？

圣音在桌边落座，见吟依还愣在那里，笑道：“两年不见，反倒生疏了？”

吟依回神，压下心中异样，瞧圣音端坐在那里，悠闲恬淡，心道许是自己太过患得患失想得太多了。这样想着，心便放宽了不少，“你可算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怎么会跟你生疏？”

吟依是圣音师父柳钦的女儿，七年前柳钦弥留之际将吟依托付给圣音，从此，吟依不但是圣音的家人，也成了他的责任。柳钦对他不只有养育之恩，更有救命之恩，这样的恩情他不能不还。

想起父亲临终前的交代，吟依脸颊浮上一抹红晕，却见圣音似乎只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并未有任何回应。

心头一酸，吟依越发不安，正欲说些什么化解尴尬，圣音却抬眸笑望着她，“师父临终前给你的玉玲珑还留着吗？”

“留着。”吟依抑制不住地激动。她当然还留着，那是爹爹给他们的定情之物，她一个，师兄一个。师兄那只玉玲珑下的流苏是水蓝色，她的那只流苏是桃粉色。那是她身边与师兄有关的唯一一件东西，她怎会丢？

吟依见圣音的目光停在桌上一处，似乎只是单纯地盯着，又像神志早已游向天际。

顿了顿，她抬手缓缓覆在圣音手背上，“师兄？”

吟依冰凉的指尖让圣音微微一颤，他并未抽开手，望着吟依凝脂般的手背，轻缓一笑，“我们下月成亲，如何？”按照师父的临终交代，今年，他该娶吟依为妻了。

这句话吟依等了十多年，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似是经历了春夏秋冬的冷热交替，酸楚瞬间蔓延全身，终是……让她等到了奢望已久的结果。

无影好不容易哄得绝舞心情好了些，听到丫鬟们说圣音已从大厅出来前往住处，急忙追了过去。

他好歹也是个正常的男人，如果说方才在大厅内看不出绝舞的情绪和眼神，那他也白在女人堆里混了！可是，这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儿？他不过两年不见舞儿，这家伙就生了这样的心思？还是说早早就有了，只是吟依的出现成了导火索？

无影心急火燎地找了一圈，最后却发现圣音只着单衣站在梅花园的亭子内。梅花随风飘落在他的身上，有些孤寂的意味。

“刚听丫鬟们说，你们下个月成亲？会不会太急？”

圣音沉吟了一会儿，“不会。”

“等到天暖和一些，岂不是更好？”无影也不知自己为何会对圣音这样的决定有些不支持。他只是觉得，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昨天他还拿圣音和吟依打趣。

圣音侧眸望着无影，眸中有犹如琉璃的光，带了点不明意味的悠悠倦意，“早晚都是一样的结果，不如……”

无影几乎没有想便脱口而出道：“不如早些与吟依成亲，好断了舞儿的念想！”

圣音忽地静默下来，眯起眸子，目光微冷，“不要乱说。”

“你跟我是什么关系，这种事情连我也瞒？你若是早些告诉我，我将她带在身边，恐怕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外面的夕阳完全淡下去了，暮色渐浓，寒风呼呼。

面对无影的指责，圣音心底云潮翻涌，茫茫无际，脑海里百转千回，却始终找不到语言去反驳。

时光荏苒，冥冥之中十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就这样过去了，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阻止她的那份悸动，却不知，即便是他，遇到“情”这一字也失了章法，到头来不但让她情陷于此，也同样困住了自己。

“很快就会结束。”圣音凝眸望着远处寒梅，说话的声音如同上好的寒玉一般，清清凉凉，在这略显寂静的傍晚，让人微微发冷。

尘无影嗓音不高，却含着浓重的质疑，“你确定这是最好的结果？”

“且不说我与丫头的师徒关系，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也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我们是不能在一起的。”虽说这些是一开始就存在的现实，第一次从嘴里吐露出来，他仍觉心里死灰般的寒冷，“与其酿成不能挽回的悲剧，不如以师父的身份一直守护在她身边。”

圣音脸上的萧瑟是尘无影近三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那样的落寞竟让他无法直视，忍不住移开视线。

不远处忽然传来翅膀拍打的声音，一只白鸽落于肩头。圣音取下信鸽腿上的字条，看完内容，拧了眉。

“怎么了？”

他指尖轻动，细长的字条瞬间化为灰烬消散在冷风之中，“日教动作倒是快，刚刚进了蜀地。”

“日教三年之前就开始蠢蠢欲动，严曦想必是要待时机成熟重振当年雄威。”无影轻嗤道，“他既然想迅速壮大，定不会错过任何拿到秘籍的机会。”若是传说中的秘籍在手，任何武林中人都将少奋斗至少二三十年。

一片梅花随风飘来，圣音信手拈来，花瓣在指间轻颤，他冷笑着松手，看着那一抹红消失在寒风之中，“严曦想要独吞秘籍，就肯定不会将消息散播出去。短时间内，我们需要专心对付的，也只有他而已。”

初更入夜，树梢上挂着的雪堆随着一阵凉风颤悠悠地坠地，银辉洒在一片雪白之上，照耀得夜晚竟如白昼般明亮。

悄静的院落里断断续续地传来吵闹声，偶尔还有瓷器碎裂的声音。

“你这家伙，别闹了！”

尘无影气急败坏的声音从大敞的门内传出，带着几分无奈和不知所措。

缓步前进的银靴悄无声息地停在门外，圣音看着屋内地上的一片狼藉，抬眸就见无影复杂地看着他，“你可算来了！”

无影落下这么一句话，转身离开，经过圣音身边的时候，悄声道：“她知道了。”

圣音愣了须臾，便撩袍迈了进去。

一只坠着桃粉色流苏的玉玲珑滚了几圈之后安静地躺在厚而绵软的地毯上。他没有看她，径直走进去拾起那只与他腰间配饰一模一样的玉玲珑。

火盆烧得正旺，木炭轻微的毕剥声成了屋内唯一的动静。

他垂眸看着手心里躺着的玉玲珑，仍未看她一眼，“吟依的玉玲珑怎么会在这里？”

绝舞颤抖的指尖扶住桌边，使了十二分的力气才忍住翻腾的情绪。师父腰间坠着的玉玲珑这么多年都未换过，她有几次尝试着换副新的配饰给他，都被婉拒了。她本以为师父是因念旧，却原来……是因不舍。

自从傍晚她从小厅内跑出去后，他就没正眼瞧过她。她砸碎了屋里几件值钱的东西，他不过问，却独独问她如何拿到他的定情信物。

这么多年，无论她招惹了多大的麻烦，他哪次不是温言劝哄，最后替她收拾烂摊子？

原来，他不曾动怒，只因她未触及他的底线……

屋内被火盆烘得温暖如春，她却觉得身处冰天雪地之中，浓浓的寒，就那样一直沁到骨子里去。

她脸上阴一阵，晴一阵，却又不甘示弱，微微扬起下颌，稳住情绪，“是吟依姐姐刚才来我屋里落下的。”她没有说谎。刚才吟依见她没有去用晚膳，便端着粥与小菜给她送来，她只是无意间瞥见吟依腰间的配饰拿来看看，吟依走时忘记带走而已。

她侧首，默默直视着他，目光中闪烁着很多复杂的情绪。

她知道他不信。玉玲珑是吟依与他的定情信物，这么多年不曾离身，怎会突然落在这里？况且吟依不懂武功，而她是江湖上小有名气的“红刹”，将玉玲珑从吟依身上悄无声息地取下对于她来说轻而易举。

“你已经过了任性的年纪，我不会永远为你善后，你要闹到几时？”他的声音很轻，好像一块薄冰突然碎裂。

温文又近乎冰冷的声音，伴着夜间微凉的空气，让她有着沁入骨髓的冷意。

她轻笑一声，眼角有泪珠滑落，声音中是控制不住的颤抖，“不会永远为我善后？当然。呵，师父马上就要成亲了，今后她才是师父应该去关心的人。所以，你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我扔掉，对不对？”

她以为他是因为拜谁所托才来到蜀地，没料到却是成亲这样的事情！

有一些东西，似乎在这句指责脱口而出后蠢蠢欲动。

他终于抬眸，漆黑的眸子对上她早已模糊的瞳眸，心蓦地一紧，唇角却浮起一抹莞尔的笑意，“就因为这个你摔了这么多东西？你是我的徒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哪有扔掉自己孩子的说法？”

这么多年了，那些几乎快要浮出水面的秘密就这样在他的一句轻描淡写中，不着

痕迹地被化为乌有。

她失神地背过身去，蓦地闭上眼。

在师父心里，她始终是个徒弟。

他的所有容忍和宠爱，都只因，她是个孩子。

这些年，他的过分溺爱和无微不至，让她误以为他对她至少是有一些男女之情的。她不是没有想过他们的师徒关系，可是，她不怕流言蜚语，如果他愿意给她承诺，天上人间，她都会陪他走一遭。

可是……她再深的情，在他的无情面前，也终究不过一场闹剧。

唇角不禁浮现出一抹嘲笑。她像个孩子般抹去眼角的泪水，喃喃道：“我本以为师父如今要成亲，嫌弃我总是闯祸，所以想丢开我。看来不是这样……是我多心了。”说罢，她吸吸鼻子，扬起头勉强撑起笑脸，笑咪咪地瞅着他，“对不起，是我太任性了，我现在就把这个还给吟依姐姐。”

她走过去伸手就要去拿他手心的玉玲珑，谁知他收回手心，“我还给她就好。”

“那也好。”她怔怔地望着他轻晃的袖袍，小脸上呈现出莫名的凄凉。

“丫头。”他垂眸望着她，眼底闪过淡淡的伤，迟疑而又矛盾地缓缓抬起手，掌心覆住她流过泪水的冰凉脸颊。

她不着痕迹地侧开脸走到门边，任他的手僵在原处，“闹了半天怪累的呢，我先休息啦，师父也快回去睡吧。”

他不禁苦笑。想起今晚来找她的真正目的，被她这样一搅和反倒给忘了，“教给你的凤玥剑练得怎么样了？要学会自保就要有一定的根基。你之前的功夫也只好应付那些不会武功的贪官污吏，若真碰上江湖中人，定是要吃亏的。”

“我会好好练的，师父放心，今后舞儿一定不会再给你惹麻烦。”她看着门外，“师父慢走，不送。”

不知是谁将三公子此刻在蜀地的消息传了出去，龙月国各地忽然很多的人赶往蜀地，有些是为着三公子的名号纯粹想要一睹真容，有些是江湖各派之人，想要切磋武艺。蜀地一时之间热闹非凡，本就不大的城，因大量游客涌入，导致各个客栈一夕之间爆满。

蜀地最大的安乐客栈，三层之高，百余客房，如今人满为患，新进客人几乎无落脚之地。坊间小民闲来无事最爱八卦，尤其是在这种聚众的地方。

“大家能凑在这里，那就是有缘人！你们，还有你们……”有人站起来指着周边一千人等，兴奋道，“大家都是为了见同一个人是不是？”

一人挤眉弄眼道：“喂，你们知不知道三公子其实还有个女徒弟，而且这女徒弟就是传说中的‘红刹’？！”

此话一出，客棧立即炸了锅般闹哄哄起来。

但凡受过三公子恩惠的人都知道，他每次出现都是孑然一人，身边甚至连随从和丫鬟都没有。如果真有徒弟，为何从未见过其跟随身边？

一层角落的位置，绝舞握着水杯的手蓦地僵住，指尖的银针在瞬间脱手而出，凌厉地射向消息散布者的膝盖，只听一声闷哼，那人已哀号着捂住膝盖坐下。

不知是师父刻意隐瞒，还是无须告知，所有人都不知道三公子其实还有个徒弟，所以这十年下来，并没有人知道红刹就是圣音的徒弟。而她私心地也不想将两人的师徒关系暴露出来，总奢望着，有朝一日，或许……他们之间会是另外一种关系。

“你可听说过明月山庄最近的消息？”

低低的声音从嘈杂的人声中传来。绝舞眼角余光瞥了一眼相隔一桌之外的两个人，只一瞬又恢复了自然。

那人俯身在身旁人耳边，悄声道：“听说吟依下个月就成亲了！”

身旁之人显然震惊无比，“这吟依虽艳冠蜀地，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却好像不曾与人定过亲，这个消息，当真？”

绝舞神情陡然一颤，她昨夜只是偷听到丫鬟们说她们的主子要跟三公子成亲，却不知道这么快！她该怎么做，她能怎么做？就此撒手不管吗？要管，她又如何管？她在他眼里不过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况且身为徒弟又怎能置喙师父的亲事？

她一手捂着胸口，闷得难受。忽然，一股无形的压力袭向她，压迫得她似乎抬不起头。过了须臾，她才抬眸望向邻座，果然，一位丰神俊朗的公子正望着她，那人一袭藏蓝的绸袍，腰间佩戴着龙纹佩，姿态器宇轩昂，浓密飞扬的剑眉下，双眼竟是深邃的蓝。

那人手边放着一把剑，与其说他是江湖中人，不如说他更像皇亲国戚，整个人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贵气。

不喜欢被人这样近乎赤裸地盯着，她狠狠瞪了那人一眼。那人似是没料到她的反应，也不生气，眼底的趣味更浓了，甚至走过来与她同坐一桌。

那人噙着笑，觉得这姑娘很有意思，“你嘴巴里嘀咕什么呢？”

绝舞撇撇嘴， “要你管。”

那人挑眉， “在下独孤翊。”

绝舞拈起一块绿豆糕放进嘴里，不理会对方的自我介绍。

独孤翊见她没有反应，笑道：“姑娘是外地人？”

“你怎么知道？”她总算起了点好奇心。按理说，从他们的装束打扮，根本就瞧不出来什么本地人和外地人，更何况她也没有口音。

独孤翊深蓝的眸子里闪过一抹笑意，“因为你听到我的名字没有反应。”

绝舞扑哧一声笑出来。许是跟在圣音身边太久，从来没见过这样自大的人，“为